

戲 夷 考

丁 山

外族世爲殷周禍者，西北有鬼方，東南有淮夷。鬼方之後，或曰西落鬼戎，或曰昆夷，或曰獫狁，或曰犬戎。犬戎之別，復有狄獯邾冀之戎，有義渠之戎，有大荔之戎，有驪戎，有楊拒泉皋之戎，有蠻氏之戎（詳後漢書西羌傳），赫赫宗周，不亡于伯蘇父攝位稱王，竟覆于犬戎之難，鬼方之強大，可概見矣。周公相成王，管蔡等反也，淮夷徐戎，亦並與反（史記魯周公世家），康王之時，徐夷僭號，乃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（後漢東夷傳），昭王觀彊土，南國服子敢召虐內國（宗周鐘銘言邵王卽昭王，依王國維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說，則邵王爲生時美號，宗周鐘當爲周昭王作。舊作召穆公傳誤以爲宣王時器，卽此訂正。），厲宣之際，南淮夷遷及內伐亦至于浪易參泉袞敏陰陽洛（敵敵，吳東發謂敵卽召伯虎，則敵爲宣王時器，），自成王踐祚，迄于宣王中興，爲時不過二百餘年，淮夷內寇，至于再四，若非召穆公肇敏戎工，式辟四國，則澗水東，灑水西，茲新邑洛，有不漚而爲夷者蓋難逆料。然則犬戎雖覆宗周，其平日爲禍固未逮淮夷擾亂成周之亟也。

淮夷，胡渭禹貢錐指別爲二部云，“費誓曰，徂茲淮夷，徐戎並興，詩常武曰，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，魯頌曰，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，至于海邦，淮夷來同，左傳僖十三年，淮夷病杞，此皆淮北之夷，在徐州之域者也。江漢之詩曰，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，匪安匪游，淮夷來求，春秋昭四年，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，此皆淮南之夷，在揚州之域者也。”又云，“淮北之夷，蓋在東方荒服之內，故亦謂之東夷，”則在揚州之域者當謂之南夷。宗周鐘曰，“南國服子迺遣閒來逆邵王，南夷東夷俱見廿有六邦，”穆公鼎亦曰，“噩侯馭方敢率南國東夷廣圉南國東國至于歷寒，”所謂南夷東夷，蓋卽淮夷變稱。淮夷者，淮水之上夷民也（鄭玄尚書注云），淮水西出桐柏胎簪山，東入于海，流長數千里，其上夷民，自非一二小部落，建爲邦國，自非一二君主所能統轄，商代無論矣，以周之沿淮各國言，其見于周書者，有徐戎，熊盈

等十七族，見于春秋傳者有息，江，向，胡，弦，窮，黃，六，蓼，蔣，見于金文者有服，𣎵，與𣎵淮夷（師寰散）等，驟計之不下二十餘國。然則淮夷蓋沿淮民族之共名，舊史或舍其國別但稱種族之名曰淮夷，積久人遂知有淮夷而忘其國別，其冠國別于種族之上以爲有國之號者，𣎵淮夷而外，今惟戲夷可考矣。

戲夷，故書雅記概未之見，惟金文數稱之，或曰戲淮夷（𣎵伯或卣），或曰戲東夷（卣散），淮夷，東夷，皆種族之名，既如前述，則戲亦淮上之舊邦。邦方音近，周之邦國，殷人皆謂之方，見于殷虛卜辭之井方，孟方，金文及先秦載記簡稱之曰井，曰孟，則周名戲夷，殷人當謂之戲方。𣎵方之土，上無砂磧象也，卜辭有時𣎵之爲𣎵（龜甲獸骨文字二第十二葉，貞勿伐土方），𣎵爲國名，下通從甘也，卜辭有時省而爲𣎵（殷虛書契後編上十五葉，貞猶伐𣎵其𣎵），邦國名字，或繁或簡，殷人素無刻定之形，則戲可孳乳爲𣎵，卜辭所見“𣎵方”（殷虛書契後編上十八葉，附錄一），即金文所稱戲夷。戲夷爲國，不徒與宗周並立，蓋已著于商之盛世，故書雅記其鮮稱道者，非史之闕文，即因種族大名而湮沒其國號，戲夷之爲殷周舊國，蓋非影響之談矣。

說文，“戲，又取也，從又，盧聲，盧，虎不柔信不也，從虎，且聲，‘讀若鄆縣，’又曰，‘鄆，沛國縣，從邑，盧聲，’按後漢書郡國志豫州沛國有鄆縣，無鄆縣，惟漢書地理志沛郡鄆縣注云，‘應劭曰，音嗟，師古曰，此縣本爲鄆，應音是也，中古以來借鄆字爲之耳，讀皆爲鄆，而莽呼贊治，則此縣亦有贊音。’山謂鄆鄆之聲譌，嗟鄆則一聲之轉，班固泗水亭碑，‘文昌四友，漢有蕭何，序功第一，受封于鄆，’以鄆韻何，此鄆嗟漢讀相同之證。春秋襄十年，‘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齊世子光會吳于祖，’杜注，‘祖楚地，’非也。祖緩讀曰訾母，是年左傳，‘楚子囊鄭子耳伐宋，師于訾母，’訾母爲宋地，則祖不得屬楚。祖，水經淮水注引作鄆云，‘今其地鄆聚是也，王莽之鄆治矣，’莽之鄆治，即今河南永城縣西鄆陽集，錢大昕謂其地土人今猶讀鄆如嗟，是小顏所謂‘本爲鄆’者，其本在春秋。春秋國名，若鄆，鄆，鄆，鄆，今本字皆從邑也，但見于金文者鄆則作𣎵（鄆同媿鼎），鄆則作炎（新出矢散銘），鄆則作登（鄆公散），鄆則作曾（鄆伯鬲簋），邾儀父之邾，春秋傳今皆從邑以彰其爲國名也，但邾公華鐘字則從𣎵作𣎵，𣎵，曾，登，炎，𣎵爲古文，則邾，鄆，鄆，鄆，鄆，皆後起新字，凡地名從邑者皆非殷周故制，故求殷周古地之名

于漢魏以來傳本載籍者，必去今字偏傍，以此律之，獻鄩亦古今字，春秋鄩邑，蓋因獻夷舊名，莽之鄩治，殆卽獻夷故都。鄩卽獻夷舊地，不特文字足徵也。史記魯世家，“周公誅管叔，殺武庚，放蔡叔，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衛，封微子于宋，以奉殷祀，寧淮夷東土，”則衛宋以東周初皆謂東土，以南皆謂淮夷，春秋昭九年，“遷許于夷，”左傳僖廿三年，“楚伐陳取焦夷，”夷亦沿淮夷舊名而省稱之耳。左傳又謂，“夷實城父，”城父故城在今安徽亳縣東南境，亳與永城鄰邑相望，鄩與城父地尤密邇，城父周初尚爲淮夷，又何疑獻淮夷沿而爲獻邑爲鄩治乎。

卜辭言獻方者二，其一如前所錄，文已缺泐，不知其爲征伐而卜，抑爲田狩之貞。其一，骨雖殘裂，文猶可讀，曰，“貞伐獻”（殷虛書契五，葉三十七，附錄二，），獻卽獻方，其被伐之故，辭雖未詳，然觀獻商相距之近，可以得其涯略。獻方既測知其當今永城縣西境，縣北百八十里爲商丘，又北四十里爲蒙薄，蒙薄湯所都也，商丘契所受封，商之發祥地也，二邑距獻至遠不過二百里許，獻方有事于商亳，不勞輕捷駟，兼日可達，是商之宗廟社稷，無日不在獻方威武中。殷本紀言成湯之後，“仲丁遷于囂，河亶甲居相，祖乙遷于邢，盤庚遷于殷，五遷無定處，”後人或據書盤庚，“遷于山，用降我凶德”云云，謂皆避河流遷徙之災，山按其播遷之跡，由西而北，恰與東南淮夷背馳，甚疑商之不常厥邑者，非徒迫于河患，蓋亦獻方之故。獻方果時宮歲貢，以服事殷，殷人何勞征伐之兵，“貞伐獻”一辭，質言之，可證獻方崛強淮上，不庭于商，誇大言之，則可證獻方大舉內寇，圖覆商宗，獻方之爲中國患，此其消極證明。而其積極證明，則爲周金文中數稱獻夷反是也。大保散曰，“王伐紂于耶，獻夷反，王降征命于大保，大保克敬亡遣，王永大保，易休余土”（周金文存二，葉四七，附錄三，），大保，天子三公也，官不必備，惟其人（五經異義引古周禮說，），考之周書，惟成王時三公俱備，大戴記保傳亦謂“成王在襁褓之中，大公爲大師，周公爲大傅，召公爲大保，”則散之大保，謂卽召康公，蓋無不可。書序言“成王既踐奄，將遷其君于蒲姑，周公告召公，作將蒲姑，”奄在東夷，而命召公遷之，召公固嘗經營東土，其東征獻夷，正意中事。證之旅鼎云，“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（攷古錄二之三，葉八十，附錄四，），稱大保曰公，與古周禮三公說合，與召公爲大保說尤合，則大保散蓋召康公作，其所紀獻夷反事或在成王時，此獻夷爲患中國之積極證明一。散曰，“獻東夷大反，伯懋父以殷八師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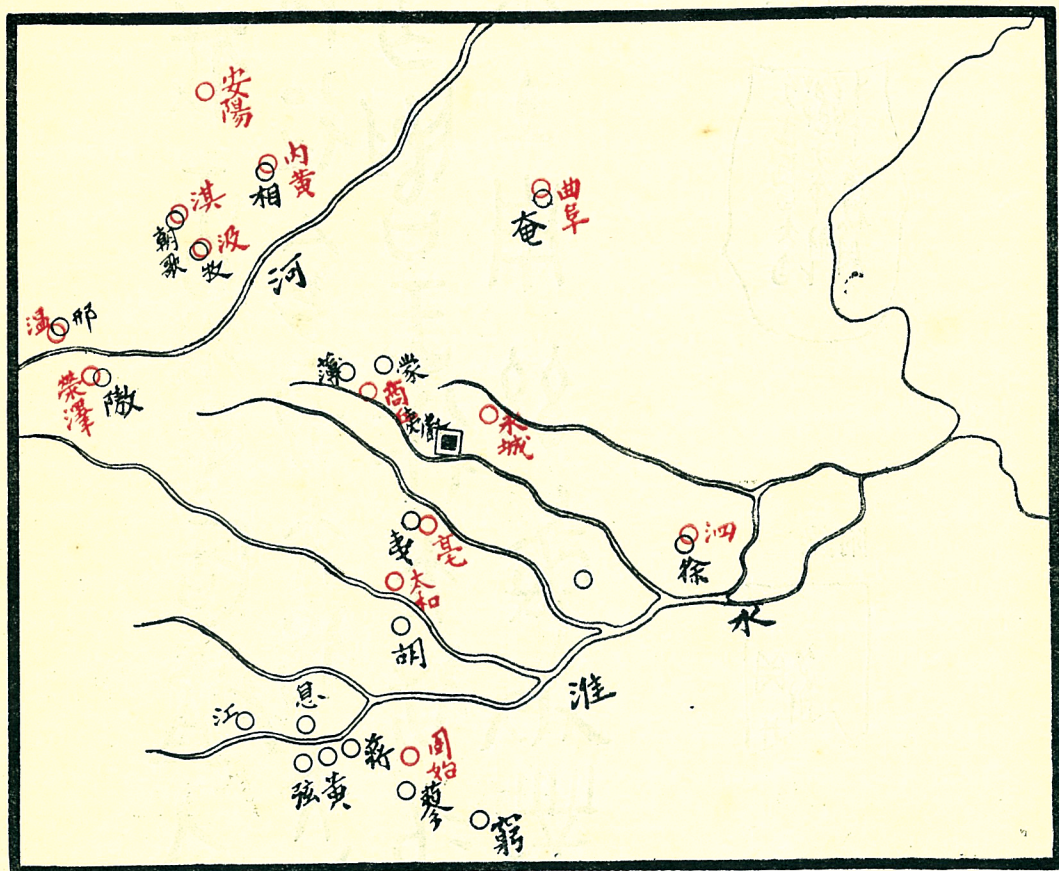
東夷，唯十又一月，伯自彘自，遂東陵，伐海眉，彘厥復歸，在牧自，伯懋父承王命錫師逵征自五貝貝，小臣彘蔑曆眾錫貝（拓本附見伯懋父彝跋），伯懋父西清古鑑有壺又稱其“北征”（古鑑十九，葉八，伯恭壺，），而史概未見，山以聲類求之，疑卽康伯牟父（另詳閼散跋），左昭十二年傳謂之王孫牟，嘗與魯伯禽，齊丁公並事康王，則此戲夷大反，爲周康王時事，此戲夷爲患中國之積極證明二。其三，則爲景伯彘自，自曰，“王令彘曰，戲淮夷敢伐內國，汝其以成周師戍于彘自，伯淮父蔑景曆，錫貝十朋”（陶齋吉金錄二，葉三十九，附錄五），景伯彘卽景子耶裔孫，吳其昌君金文曆朔疏證據長術推算景伯彘諸器皆周宣王時作，則彘生當在厲宣之際，王令景戍禦戲夷，不在厲王末葉，當在宣王初元。自時厥後，金文言戲夷者，亦無所見，豈戲夷之亡，亡于召穆公平淮夷乎，抑宋乘幽王之亂而併有其地乎，載記遯茫，非所敢知。然當宗周盛世，三蒙戲夷之亂，則爲不可掩事實。且戲夷內伐時期，一在成王，與魯世家所稱淮夷與反時相近也，一在康王，與東夷傳所稱徐夷伐宗周時相近也，一在厲宣之際，與江漢詩所稱淮夷來求，敵敵所稱南淮夷遷及內伐期相近也，凡金文言戲夷內伐，卽舊史言淮夷內犯之時，淮夷與反，戲夷幾無不參與其役，然則常言淮夷而鮮道及戲夷者，蓋作史者習聞種族大名而忘其國別，因以淮夷爲戲夷，戲夷之崛強淮上，世爲殷周大患者，今遂湮沒而不聞矣。

金文又有彘云，“子錫戲彘一，戲彘用作丁師彝（據古錄二之二，葉五，附錄六），其文字奇詭，有楚公逆夜雨雷鐘風，當爲戲夷遺物。彘字書所無，阮元積古齋款識疑卽彘字，孫詒讓從之，吳式芬則釋爲雷，山按古人名字見于經傳者有虞仲，南仲，微仲，管仲，見于金文者有虢仲，召仲，對仲，芳仲，疑彘當從吳釋而讀爲仲。戲仲或戲夷氏族之別，子爲夷君之稱，鼎文有曰，“王令俎子滄西方于相，佳反，王賣戍彘貝二朋”（殷文存上葉八附錄七），俎子疑卽戲子，子錫戲彘一，猶旂鼎云“公錫旂僕”（殷文存上葉八），敦角云，“子錫大龜敦貝”（殷文存下二十三葉），子公皆爵稱，淮夷諸君，若徐，舒，弦，胡，皆子爵，以楚之強，春秋猶稱其君曰楚子，戲亦淮夷，能例外乎。

總之，戲夷，殷曰戲方，其地當今河南永城縣境，地近淮水，故或稱爲淮夷。世爲殷周患，春秋以來，鮮道其國者，蓋以種族大名而失其國別，其君子爵，其亡殆在宗周末葉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，五月，廿九日，北平。

殷夷攻附圖



附錄三

王 茂 雷 公 女 居 燼 入 反 王
以 衣 公 多 邦 大 保 大 保 官
王 少 出 王 休 大 保 三 休
余 木 土 用 88 衣 大 對 公

附錄一

夕 王 而 日 太 古
續 才 今 什
十 善 林 用

附錄二

民 井
多 自

四穀則

附錄七

附錄六

